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唐允諧尹季叅閱

涂司馬北虜封貢始末疏

疏

涂宗濟

馭虜機宜疏

北虜封貢

臣惟中國馭夷不外威惠兩端智士籌邊要在端倪莫測河東虜酋受封以來四十年中外又安不可謂

非和戎之利，乃捨酋故，後封事六年不成，去歲臣蒙
皇上任使，三月入境，五月間卜酋聚廳，彼時十二
部落群聚，虜營倘無要挾之情，則取結請封，一月可
辦，乃卜酋虜婦大言于衆曰：今日成婚，不日中國自
然差官請我封王，須當倍加我賞，方可允許。衆部且
散，待後再約。臣知其謀，若爲非聞也。者而置之一月
之後，虜婦見計不行，方始差人報婚，此其妄意要挾
爲謀之狡一矣。五路向來桀驁虜婦，卜酋成婚之後，
以爲可以大衆挾素酋，亦可以大衆挾中國，乃差夷

使一百二十餘人投稟于臣，講求先年史車之叛，伏
伊取還，宜大許賞金銀蟒衣虎豹水獺，十年未與。今
當補給，其欲甚奢，其氛甚惡。臣雖折之，不敢再徼。然
其妄意要挾爲謀之狡二矣。卜酋聚廳，八月不言請
封，去冬乃差夷使言于撫鎮，挾要得勝水泉加馬二
千餘匹，金銀賞物十倍于前，方始投結，鎮守密爲臣
言。臣得設謀挫之，此其妄意要挾爲謀之狡三矣。夫
王封至貴也，款市至富也，卜酋不汲汲求封，而反坐
索高價，何也？蓋知中國安邊之計，急在一王封，而

又知款約所恃之人全在一老婦是以故意遲延欲我差人往求正墮其要挾之計卽捐二三萬金爲媾而款約尚不可知也臣雖不才豈敢慮之不深輕墮其計且以皇上之聖中國之強不以此時申國威而破虜膽反以三鎮之安危寄于垂老之虜婦假如虜婦物故款約不成三鎮將無以自立乎且安能保虜婦之終無他故而虜盟之終于不寒也故今日之計要在以自強爲主而不必急求虜王之封待虜酋之來求我則因而應之則大權在我足以制虜酋

此時言趙鞅極論八款事久不成不知此乃

之命其視也故公而款約可堅也何也。我所以措三鎮于磐石之
安者。不必盡出一王封而我所以使虜酋不得不求
封者。不必盡恃一虜婦也。今虜酋報稱取結似已有
期。而臣終以爲不必急求者。誠見夫我急則虜緩我
緩則虜急。其機間不容髮。恐不知者或以欲速敗臣
之謀也。要以秋盡爲期。封事無有不結之局矣。夫摛
酋物故。至今六年。封事不成。不得不待。豈以數月而
不可待哉。臣報期雖寬。或結局不至于秋盡。亦不可
知。而臣不敢以速成自許者。蓋虜情變詐無常。前次

播酋之封。朝使臨邊。播酋故意作難。不肯受。勅

是時鄭襄...洛...
...
...
...

自四月至七月。萬虜壓境。要挾無厭。邊內亦聚兵將
萬餘。環甲操兵。晝夜嚴防。糜費糧餉無筭。數月而後
受封。今日之事。豈可容易。但當靜以俟之。不可期近
功而先自撓也。漢趙充國之對宣帝云。兵難隄度。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老成於邊事。慎重如此。夫西羌易
與耳。北虜之強。視西羌何止十倍。臣豈敢以易言之。
故爲皇上陳其機宜如此。伏乞勅下兵部議覆。
行臣等遵行。則戍封足以示重。而虜志亦不敢狎視。

矣

請嗣封爵以順夷情疏

臣看得嗣封事體重大。計慮貴乎周詳。當卽通行三鎮撫鎮兵備各道。從長酌議。卜石兔旣係嫡孫。卽今請嗣。應否准從。各酋保結。可否憑信。嗣封之後。能否約束群夷。賁市機宜。有無克禪悠久。其卜酋所遺龍虎將軍。應否與伊嫡子襲替。節封約法。作何申明。未盡事宜。作何議處。更革之始。先事未善者。作何改正。旣封之後。後害將萌者。作何預防。并一應計處事宜。

查照摺力克襲封事例。明白回報。以憑具題。去後。續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汪可受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兵備守巡冀北道按察使郭顯忠右叅政韓策副使王述古僉事楊述程會呈職等議。照北虜自俺荅解辦受封。比屬國四十年來。臣服如一。邊陲晏然。斯亦已事之明效已。近雖搶酋物故。忠順繼亡。而貢市無擾。恭順有加。今卜石兔既係虜王嫡孫。世及之典。爰有定序。既循往日請封之例。上乞天朝錫爵之榮。卑辭款塞。備極恭懇。且又東西部落同心保舉。願

聽約束、永戴天朝、今據各部酋、襖兒都司吉能等
率衆請封前來、委應准從、呈乞早爲具題、以慰
夷情、所遺龍虎將軍、應候卜石、兔生有嫡子、襲替、以
永堅順義之心、其封貢典禮、與夫市馬撫賞等項、業
經三封成案、具在、無容別議、合照先年定例、再一申
飭、務期恪遵舊章、永堅誓盟、以勿負朝廷爵賞之
盛典、可也、惟是夷狄犬羊、情形叵測、萬一請求無厭、
勢必難從、卒有他虞、機難預料、似宜陳兵塞上、謹候
烽煙、預峙糗糈之儲、倍極兵將之選、礪刃秣馬、以須

一以示赫濯之威，一以折驕悍之氣。要使操縱變化，我旣得以制其進退之命，而機權莫測，彼自不得以逞要挾之技。庶中國之體常尊，而黠虜之恭順，世世無替。等因到職，會同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威議照。國朝和戎事體，真有卓越千古者。無論封賞名正，比於朝鮮等國無加隆，卽督撫之所與虜王定帛斗粟，亦付以一紙曰賞單。較朝鮮移咨往來體更有殺焉。其所差來頭目，卽至尊貴如王婿國舅之類，見我將官叅遊以上，無不屈膝作虛尾狀。木

鎮歲額撫賞銀僅二萬兩以上。市本銀十萬兩。雖屢次襲封。及每歲叙陞頭目。例有增賞。而朝四暮三。未出此數。蓋皆取諸嘉靖年間經制額餉之內。豈有如人言所云款後費多於款前者。四十年來。曾無曩者不時請內帑之費。而邊氓日闢土地。長子孫獲利實多。總之款計稱便。則王封當急矣。第初封也。俺荅情牽於愛孫。故我得因卹吉以成之。再封三封也。黃椿二酋皆政歸於闕氏。故我得因忠順以成之。皆順而易也。自椿酋物故以來。卜酋以世次宜王。而匪得

忠順則勢不能王。彼其以少男從老婦，則麋鹿之聚

世復昏之意

是時思順亦自稱頭白齒落不

難合。以弱主依強臣，則蜂蟻之戴難齊。既麇聚而蜂

屯矣。又以窮子作富想，而豺狼之欲難厭。所賴軍門

帷籌妙運，恩威並行。先選將練兵，強內勢以杜其觀

望。次用權設間，釋外疑以一其歸向。狡酋竟就駕馭

乞封委屬，誠懇竊以為許之便。或者謂素酋首構隙方

深，封後虜情未定，此彼家事也。今素酋已先衆具結

矣。雖聚兵欲爭王賞，而悖盟尚無顯跡。大都諸虜感

朝廷之恩，信已久。懋市賞之，養活甚殷。近聞五路

之誓衆有曰所爲擁戴王子者如廟中有神衆人附之可分霑布施奔神毀廟是自絕衣食也此其真情可樂見也萬一彼中事體自亂則我可因其合而合撫之因其分而分撫之亦可因其當款而款因其當戰而戰第不宜逆彼他日不定之勢阻其今日效順之情耳今諸虜環邊墻而待朝命者不下六七萬衆似應照黃搭二酋事例速爲題請將卜石鬼襲封順義王待其生有嫡子仍襲龍虎將軍以明世及之典至於五路原授龍虎將軍今乞陞都督同知素

囊原授都督僉事。今亦乞陞都督同知。兀慎擺要並
切近我邊擺腰。已陞龍虎將軍。而兀慎以效順年久。
亦比例乞陞。彼犬羊異類。旣知以天朝官爵爲重。
似宜不惜虛銜。以示羈縻。猛克台吉。乃投降那吉之
親孫。義酋遺種。僅此一脈。今已年長。乞陞官職。尤宜
稍加優異。以風示諸夷。其卜酋爲二弟。把兒慢台吉。
他兒泥反成台吉。懇求官爵。亦自有節。年加官事例。
可援。迴應。量爲議請者也。再照夷情之狡詐極矣。
戀賞乞封。本其實情。乃徘徊覲覲。直至水泠草枯。自

度要挾計窮而後通保結聞有奸人爲之誅者曰待

封典至日督撫不敢稽遲朝命彼時可求索如

意而後拜此雖不敢明挾而暗挾之意猶在也似應

總之既欲防外夷之變事又須防內

明白題請封典頒後仍相機行止彼果無他念則

○越○之○多○口○邊○之○難○至○矣○

可成之且夕而不爲急功彼或有託辭則可需之歲

月而不爲緩事總之在務固疆圉尊國體而疏詞

前後稍異皆所不論則夷情雖狡可以爲我操縱而

無墮其術中矣若夫約束自有定規申飭總在軍門

其練兵馬以備戰修城堡以固守此則邊臣常職無

論款與不款而皆不可一日懈弛等因。又准巡撫宣
府右副都御史薛三才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右叅政
吳鍾英副使張經世會呈議照北虜自俺荅內附以
來舉悍虜黠酋在在皆屬戎索矣。彼受我之封爵
歸我之職貢。有求於我。必曰討。有得於我。必曰賞。視
我一命之吏。愕若神明。奉我咫尺之書。珍同符籙。三
代而下。中國制馭夷狄。從未有若今日之得體者。
四十餘年間。蒸黎之生聚日繁。原隰之墾闢日廣。邊
垣屹若鐵堡。輒然蓋亦各實兼收而公私兩利矣。緣

自指酋物故。卜酋無權。忠順之麀聚久積。素襲之肘掣殊甚。議者凜凜慮款局之中變。而邊釁之漸開也。未幾乖者以合。譁者以寧。統緒旣明。名分已定。卽今叩關遣使。循例請封。各酋之保結可憑。已往之規條具在。舉卜召兔而王之。舉卜召兔之子而將軍之一以彰朝廷之恩信。一以堅夷狄之傾嚮。事理昭然。豈煩再計哉。惟是改革之初。計慮宜遠。一切利害委應講求。除襲封進貢事在雲鎮。皆非各道所能臆度。與夫經由去處。緊要衝口。分布兵馬以保不虞。

先已通行申飭無容贅及緣由具呈到職會同鎮守
宣府總兵官都督僉事孫邦熙看得卜召兔原係虜
王嫡孫復與忠順生前成婚世系既已分明事權又
復歸一且有各酋保結可據自應准其嗣封本酋旣
嗣舊封其原授龍虎將軍亦應准令伊生嫡子襲替
以益堅其向化之心此皆有往例可循無俟再計者
也至於後患之當防與貢市之可久其機不在虜而
在內所謂因款修備此一言蔽之矣蓋五路雖狹今
老且病其意願亦不甚侈似猶易爲駕御若卜酋之

變詐多端，築卜驚自難御。此後亦他日邊境之憂也。惟是簡練

我士馬，繕固我墻堡，修飭我器械，積儲我芻糧，戒嚴

我烽堠，務使戰守有備，操縱自由，然後可與申明舊

約，可與講處事宜，可以杜其分外之要求，可以堅其

後來之恭順，所謂以戰守爲款，可久者也。不然而徒

恃款約以爲固，委金繒以爲餌，彼狼子野心，曾何屢

足之有况，狡桀如卜酋者，能保其不反覆哉。此軍門

屢有申飭，鎮道將領所當實心奉行等因，又准巡撫

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養蒙咨據岢嵐兵備山西右叅

政李從心、馮平、帶管寧武兵備、右叅政閻士選會同鎮守山西總兵官都督僉事張國柱議得今日虜情較先年迥異、在俺荅以舐犢之愛、感我不殺邠吉之恩、今邠吉之事已遠矣、在黃台吉捨力克以應聚之欲、惟彼忠順婦人之聽、今忠順已逝矣、則利漢財物以外、別無所愛於我、今日封貢、視前雖不啻倍之、則計議誠不可不周也、下酋爲捨酋嫡孫、序當繼立、中國知之、虜中亦擁戴之、各酋保結、旣至、則請嗣自當准從其所遺、龍虎將軍職銜、比照捨力克襲

封替與伊子晁兒自吉事例。則今之應與伊嫡係

襲替。自無待說也。嗣封之後。約束悠久。有難必焉者。

數語得卜酋之情

蓋卜酋頑冥豎子。不諳大體。用事頭目。皆嗜利無知之徒。五路以扶正爲名。而恃力以收拾之。今不惟忠

順逝。而五路亦老矣。異日者將惟卜酋之所欲爲。其

能約束各部落與否。未可知也。據今日卜酋之舉動。

能令貢市悠久與否。亦未可知也。在我者可封則封。

來貢則貢。此不煩再議。等因到職。議照自古中國

之馭夷狄。慕義而貢獻者。按以禮讓。羈縻不絕。則今

之封貢是已。卜石兔爲捨力克嫡孫。序當繼立。况群酋之保結俱到。叩關乞封。自宜准從。所遺龍虎將軍。亦應傳及其子。蓋晁兔台吉事例具在。無容別議。惟是今日之情形。視昔年有大不同者。款貢以來。四十年于茲。虜酋恭順彌堅。無敢收盟者。以忠順爲之攝維也。今忠順故矣。卜酋獷悍難馭。惟五路之言是聽。無端要挾不遂不已。如此舉動。而嗣封之後。能否約束群夷。貢市有無悠久。皆不可得而必也。撫賞原有定額。各鎮自有舊規。而水泉賞物。卜酋欲比照大同。

妄意勒索。不知原有者。既不能減。而本無者。豈可復增。相應查照節封約法。明立文案。以杜無厭之求。此非所當申明者乎。款貢之意。蓋謂假款以修備。非謂可徂款而忘戰也。况承平日久。隱禍可虞。徃復平陂。理有固然。款未可長恃也。則夫選將練兵。修邊儲餉。凡可爲戰守之備者。當汲汲圖之。則長勝之勢在我。而款局之久與否。可勿問矣。此非所爲預防者乎。至若伐目前要挾之狡謀。建日後制禦之長策。軍門已有必然之畫。非本職管窺之見。所能佐末議於萬一。

等因各備咨到臣及據總兵官大同王威宣府孫邦
 鳳山西張國柱及三鎮兵備守巡按察使郭顯忠等
 各議呈大較相同又據卜石兔差夷節投番文為妻
 父耳六倘不浪討陞官職二弟把兒慢台吉三弟他
 兒泥反成台吉同心恭順俱討陞職又為西僧哀乞
 蓋朝兒計喇麻勸化有功討加名號又討加市馬撫
 賞等項又據七慶大成把漢比妓番文稱我係先年
 同夫把漢那吉投降大成比妓係首事之人高張當國時即中國首款之人素囊台吉是
 我後夫不他失禮所生之子即先王俺荅嫡孫今忠

爾加慈以風示諸部

順夫人雖故。我同素囊母子兩人。外鈐東西兩哨部。落內守得勝水泉兩處邊疆。一遵先王盟約。一報

天朝厚恩。不敢變心。懇乞軍門轉奏。萬歲爺憐我

母子効勞年久。授我忠義夫人。陞授素囊台吉都督

同知。加賞表裏。又據兀慎台吉番文懇稱款貢多勞

討陞龍虎將軍。臣將各夷使俱進堂下諭。以恩威

出自朝廷。非邊臣所敢專擅。各夷唯唯去訖。臣惟

中國之馭夷狄。自二祖肇庭掃穴以後。未有如

先皇帝與我皇上之得策者也。俺答黃台吉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遼河馬乳 北虜贊上 平露堂

力克三世受封疆場無聲者四十餘年於名則稱臣納貢稽顙獻琛於請求則曰乞恩求賞曰貢馬互市非敢抗敵國之禮於國體可謂尊矣查撫賞馬價之費在宣府則撫賞五萬二千兩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兩在大同則撫賞二萬二千兩馬價十萬兩在山西則撫賞一萬四千兩馬價四萬兩雖時有增損然朝三暮四總之不出此數不過江南一大縣之賦而足於費可謂省矣修備則沿邊一帶雉堞連雲日增地險生聚則自辛未以來民至老死不識

兵革農狎其野，穡人成功，於保聚可謂完矣。是西北款貢之利，不待策而知也。惟自萬曆三十五年，擿酋物故以後，封事五年不成。一則忠順因老而拒婚，二則素酋睥睨於非冀，五路雖欲挾婚而不能使忠順之必從。雖料集七十三酋以恐喝素囊而不能必素囊之不拒，卜素二酋之構爭，忠順一老婦勢難主張。五路以老酋從中佐闔，數萬達虜，臨墻而肆挾。不從則所在皆危，從之則所費不貲。成婚而封，要挾得遂，則國力疲不成婚而不封，干戈相尋，則款局敗。此

撫臣虜情傳報日異，邊事萬分可虞。一疏兵部虜情變詐不常，邊圉及時當備一疏。鑿鑿乎言之，皆必然之畫也。然皇上參養諸酋四十餘年，思如雨露，威如雷霆。諸酋豈其敢忘而豈其敢狎哉！臣是以布宣。皇上威靈不移時而卜酋交合而聚，應素酋顛首而聽命，封事之成固已有其機矣。但卜石兔西海窶酋，所求者不在王之貴而在王之富，所索者不在例之中而在例之外。挾我市馬以四千計，挾我金銀以百千計，妄意中國安邊之策，急在王封，故意

遲緩坐索高價我若遣一使招之正墮其要挾之計而縛不可成也。皇上明見萬里允臣馭虜機宜一疏臣得以不封挾之而三鎮撫臣與臣同心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三鎮鎮守諸將與臣同力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而夷使往來臣與中軍撫夷官多方操縱不失機宜於是三鎮邊牆無一隙之可乘三鎮軍馬無一處之不壯卜酋之計始窮虜婦之情亦順卜酋與忠順四月間調集部落六月間印結求封不虞忠順一

且物故群情幾離。臣又差撫夷官一面出邊。慰其哀情。一面密授方畧。聯其異志。且草枯馬弱。衆部思歸。卜酋終無所容。其要挾始令三枝十二部遣使投結。於臣求臣轉奏乞封王爵。臣面進諸夷於前。逐一研審。卜酋果否應嗣。諸酋果否推戴。邊約果否能遵。諸夷果否能聽約束。諸夷同聲應臣云。俺答立法。後代子孫嗣封。以長黃台吉。捨力克。皆以長子襲封。卜石兔乃捨力克長孫。各分應立。各部同心。以爲當立。卜石兔旣立之後。不敢不感。皇恩一意恭順。諸

部落共保卜石兔封王之後邊約見在不敢不聽約
束審無異詞臣始酌量撫賞遣令出邊靜聽明示旋
報素囊台吉因忠順所遺賞物例應分得欲與卜石
兔相爭臣尤恐一人之爭或以携衆部之志申諭五
路兀慎諸酋云素囊旣爭恐礙主封何不從中講明
我方好爲題 請隨據兀慎等差使稟云外邊家事
相爭原與 中國無與况我衆部旣已投結急求軍
門題 請早得 封王以慰外夷盼望之情且馬市
未開撫賞懸望等情臣思十二部皆戴卜酋素囊一

人焉能抗阻萬一狂逞則十一部仗大義而責之於外我中國嚴封守以拒之於內素酋亦何所逃且稱亂無形稽封非策相應題請伏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計議查照先年搶力克襲封事例擬議上請准令卜石兔嗣封王爵其卜石兔所遺龍虎將軍姑候本酋生有嫡嗣其實再請准其襲替并照節年常格給賞庶夷情可慰而國體以尊款貢之利亦可求保矣然我之所以王虜本爲借其鈐束諸部之力及其相沿之久虜反肆其要挾無已之謀今使

虜王足以制諸部。而中國足以制虜王。其道在可
合可分。可操可縱。施不測之恩威。使虜爲我用。不爲
我難而已矣。請爲皇上陳之。初封俺荅之時。與之
約曰。東自宣府。西至河套。責令俺荅約束。今宣府白
洪口自爲一枝。河套吉能自爲一枝。虜王所制者。山
大二鎮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之中。智力足以雄長諸
酋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以抗拒卜酋者。素囊台吉
也。公正足以攝服諸酋者。兀慎台吉也。恭順足以調
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先收此三酋。與一酋婦密

與之約使之為我用故卜首○然○此○使○非○中○國○之○強○弱○頭○送○作難不請封五路促之○此○情○豈○能○辦○此○

卜首大言肆要挾五路阻之借素囊之兵力樹兩匈○此○數○語○大○有○机○智○

奴之形借比妓之恭順調素囊之悍借兀慎之公正

破諸酋之奸三大酋歸心於我十二部無不歸心臣

皆得以聯束之十二部翕然歸心此無藉於卜首之

王封而大順之象可觀矣何也中國之市賞足以

示恩犯令之罰華足以示威我特執其機而善用

諸夷何敢不服故卜首要挾之時臣號於衆曰自

宣府至山西各分邊界諸夷各自開市各自領賞我

中國順者撫之。逆者剿之。何藉於王。卜酋之。王卦。尚。不可。得。何。况。額。外。之。賞。故。卜。酋。不。得。不。畏。也。及。卜。酋。收。藏。保。結。不。令。諸。酋。投。遞。臣。又。號。於。衆。曰。衆。酋。遞。結。卜。酋。不。令。來。投。我。將。請。命。於。朝。先。開。衆。酋。馬。市。見。給。衆。酋。賞。物。惟。卜。酋。之。馬。市。不。開。賞。物。不。給。待。其。悔。過。乞。求。而。後。與。之。則。體。面。何。存。故。卜。酋。不。得。不。畏。不。得。不。令。衆。酋。投。結。也。此。所。謂。因。其。勢。而。分。之。使。諸。酋。合。於。我。諸。酋。合。於。我。卜。酋。雖。欲。令。之。爲。不。善。衆。必。不。與。矣。此。所。以。陰。制。卜。酋。而。不。至。於。驕。者。也。然。卜。酋。

雖無統馭三枝十二部之才。而有鼓動三枝十二部之分。俺酋遺令立嗣以長。各分既定。至久不渝。卜酋應立。三枝十二部同心擁戴。絕無異詞。此所謂因其勢而合之。使卜酋依憑於我。以顯制諸夷。而不至於散者也。惟其勢不可以不合。故卜酋宜與之王。封惟其勢不可以不分。故諸酋宜榮之。陞賞五路台吉。見職龍虎將軍。宜陞以都督同知。兀慎台吉。見職指揮同知。宜陞以龍虎將軍。素囊台吉。見職都督僉事。宜陞以都督同知。把漢比妓。宜陞以忠義夫人。猛克台

吉乃擲首親孫應授以指揮僉事此皆有功於我與
之以陞賞之名而鼓其恭順之實者也至於卜酋之
妻父耳六倘不浪卜酋之弟把兒慢台吉他兒泥反
成台吉勸成封事多所匡正應授以指揮僉事西僧
哀乞蓋朝兒計喇麻誦經勸化夷皆信之應授都綱
名目查徃例應陞者不止此數此其有與于封事相
應先爲陞授應授勅者照例頒給餘俟進貢再
爲請陞未爲晚也再照中國所以屈夷狄者莫先
于自強自強之道如大同巡撫所云預時糗糈之儲

倍極兵將之選練兵馬以備戰修城堡以固守宣府撫臣所云後患之當防與貢市之可久其機不在虜而在內所謂因款修備一言以蔽之矣山西撫臣所云選將練兵修邊儲餉凡可以爲戰守之備者當汲汲圖之則既無遺策矣而臣之所憂者獨在乎人心之懈弛溺於晏安而不可振狃于目前而不知警將多軟熟之流無當于折衝之實餉多缺乏之患無有乎宿飽之期此則封疆之臣與廟堂之臣所當交相警戒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將前各虜陞賞再加

議擬請 旨陞授其邊備事宜仍乞 天語丁寧通行三鎮撫鎮督責大小文武將吏各要遵照前議常如虜在目前着寔嚴飭修舉用伐虜謀不得恃款弛防致失事機庶戰守有裨而款局亦永固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張安茂子美泰閣

涂司馬北虜封貢始末疏

疏

涂宗濟

速補衝邊將領伐狡謀疏

北虜封貢

自丁未四月間虜王椿力克物故以後虜情反覆變

五路為順義維

幻王封六年不成今春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三台吉

大集夷兵以與素酋為難素酋與忠順亦大修戰具

順不計婚下百免

以與五路為敵此誠封疆危急之秋應之稍不當機

則呼吸之間安危之執未有所定也臣蒙 聖恩用

臣總督臣行至鎮川地方素酋特差夷使入邊迎臣

百里之遙訴其構難之情臣見素酋來意頗誠面對

夷使論以銷兵之法夷使速歸具報臣言于是忠順

把漢素酋頰首聽命復來報臣臣又傳諭五路禁其

聚兵第循夷俗先與成婚後議封事五路亦聽臣言

半減兵馬五月十一日卜酋忠順已成婚訖此則虜

爭既平，邊難亦解，似可坐待乞封，與之題請，無

復大慮矣。但卜酋忠順成婚之後，五路要挾得志，復生枝節，又挾忠順，移檄酋骨觀于歸化城，又挾素酋分其板升大半與卜石兔，忠順皆不能從。五路聲言復聚大兵，與之爲難，拂袖竟歸。忠順惧禍，又復差人追醫，賄以名馬銀幣，方始暫止。忠順素酋，岌岌乎恐其復生他端，封事亦不能自主矣。夫忠順羣虜之主也，五路跋扈自恣，忠順不能約束，衆酋大集，惟五路之言爲聽，則五路之黨益強，而忠順之勢反孤。近日

五路遂生狡心。將以挾忠順之勢。挾中國矣。本月初九日。故差夷使一百二十餘人。持稟投臣。挾以難從之事。先講宣府藉伊之力。擒回史車二酋。先年所許金幣。麟。十年未與。今當補給。次則欲增額外之馬。次則欲徼非常之恩。中軍官戴延春先傳稟帖。臣一覽之。知其來意。蓋欲借此以爲兵端。且大言曰。此番封事。在我主張。非有厚酬。數年亦不能成。聞者無不失色。臣咲曰。狡酋伎倆。要在今日再逞。然非臣敵也。姑羈夷使。不與速見。授意中軍戴延春及撫夷官馮

大梁陳倫與之反覆講誓銷其雄心久之夷使不敢復言然夷使雖不敢言五路狡情終不自己除隨機應變臣不敢言所急需者在沿邊將領耳大同副總兵計輔今已陞任臣前會咨兵部計輔之缺應以北東路叅將張萬邦推補張萬邦之缺應以固原叅將李梁材推補近日新河口松酋部落賊夷因乘久雨邊牆傾圮入邊盜馬亦以新任守備史學光未到故有此失見今羈留本酋守口夷人追馬議罰不爲難了惟是上西路張家口乃五路地方臣已咨請兵部

推補陳倫尚未題。請亦不可緩。若夫平虜備禦，賀世賢乃總兵王威所用領兵官。平日解衣推食，恩義甚厚。每一臨陣，特爲先鋒。情同父子。先因王威暫歸聽用。御史熊廷弼留領家丁五百名，在遼應援。賀世賢屢立戰功，亦旣報塞矣。近日王威起用大同總兵而封事未定，五路狂逞之時，大將領兵官非素習戰，何以威敵。此時宜大較重賀世賢，宜還大同，仍以守備領兵，難以更留遼東。相應題。請伏乞皇上軫念邊防緊急，勅下兵部如前所擬，將應推者速爲

推補賀世賢卽調大同領兵庶用人得宜而臣亦可從中指縱矣。

機宜採擇疏

北虜封貢

自俺荅受封以來四十餘年中外宴安可謂和戎之利但內備久弛虜志益驕妄意中國所恃全在王封而請封所挾全在加賞故去年五月卜石兔聚廳之後三月不言請封密與虜婦商謀我旣成婚中國必來請我封王彼時方好講加賞物臣知其謀絕口不言封王事也卜酋虜婦見計不行乃差夷使來言

往歲娘子成婚。便有差官請我封王。今成婚三月。何故不差官來。臣應之曰。爾求中國封王。當差夷使求我。豈有中國請爾封王之理。卜酋虜婦見計不行。九月間。乃始差人講封。然卜酋來書大言曰。我心目中想的兩國大事。明白說與爾知道。我要秦王名目。秦王印信。勅書。賞賜大水口與我市馬一千。水泉營市馬一千。陽和月馬三十五匹。大同月馬三十匹。水泉營月馬三十五匹。每年添欽賞三十分。好人撫賞一百分。每月賞金五十兩。銀二百兩。我說的

候了我卽與我題請方遘係結等情先見中軍官戴延春戴延春問計於臣臣令中軍官斥之曰總督未到爾五年不得成婚今旣成婚未報中國之恩乃敢大言要挾卜石兔十分不知事體此稟我不敢投總督亦不許進見拒之三日臣方令中軍官戴延春親驗新製火器虜使竊視之見號令一傳三千火器一時放打震天駭地人馬辟易虜使始嚙指破胆私竊相謂曰娘子預備貢馬在外進貢裏邊幹這營生却怎麼了乃始懇求中軍官曰卜石兔的書果然

寫錯了。但今差我們到此。總督不容相見。我輩如何
回話。中軍官答之曰。總督在榆林。只曉得殺達子不
曉得封甚麼王爾。而今休講封王。加賞事不須說起。
虜使曰。當時俺答受封之時。白馬黑牛對天說誓。

中國人馬八十萬。虜衆人馬四十萬。俱聽誓言曰。自
今兩家和好。永不相犯。如先背約者。有如此盟。今總
督來此。將四十年大事。一旦壞了。豈是我虜背盟。中
軍官答之曰。三王相沿。俱有舊規。如何卜吞兔。要加
許多賞物。此是爾先背盟。與我總督何干。虜使曰。卜

石兎雖說這些。爾家何曾便將這些與我。全望對總督善言一句。容我相見。好歸回話。中軍官將虜使之言告臣。臣又令中軍官傳言虜使曰。爾家卜石兎要挾許多賞物。爾說我中國三鎮邊疆。全賴爾替我看守。爾說爾草地達于我總督管他不着。我直說與爾罷。總督傳令與爾各家台吉。自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口。責令素囊台吉看守。自得勝至新平。責令兀慎部擺腰台吉看守。自新平至新河。責令五路台吉看守。自新河至宣府。責令白洪大台吉看守。各人進貢。各

德一借諸部以通卜酋仍封卜酋以列諸

人領賞賣馬。不封爾王。如此爾家四十年王封。一旦烟消霧散。仍舊去穿皮襖。喫生肉。爾求王封不可得。况有賞加與爾。爾可思之。虜使乃大驚。相顧駭愕。而告中軍曰。待我衆人出外商量。再見回話。越宿復見中軍官曰。總督旣不肯加賞。念我娘子四十年恭順。容我一見總督。而聽分付。中軍官復爲虜使通言。次日臣方許見虜使。屏息震懼。進言于臣曰。娘子卜石。鬼差我來稟封王。大事恭聽如何分付。臣問之曰。爾家成婚許久。如何今日方來講封。虜使曰。向因秋田。

未收。今收了方始得來。臣又問之曰：爾講封王罷了。如何要添許多賞物。虜使曰：卜石免西海窮夷。今日邀恩請封。望求與些賞物。與他養贍。臣問之曰：爾家三世王封。積下許多賞物。馬價用之不盡。何爲要添。虜使曰：前王賞物馬價俱各分與部落。本王名下寶已無餘。臣答之曰：各部雖曾分賞。娘子名下賞物當與王子同享。爾求封王。則封王。再不要說起增賞一節。爾回話再來。臣發諭帖。虜使歸報。卜酋亦大驚。虜婦勸之曰：我教爾不要寫許多。果然討得個沒意。



思然卜酋雖已灰心。要挾意尚未已。往來講折。直至今年六月間。酋見要挾不得。方謀具揭。忽有虜婦之變。虜中念經。修齋。復稽一月有餘。九月方始具揭。請封。諸酋果因天寒告假而歸。昨聞朝使到邊。酋亦傳調各部來邊。臣已具虜封在邇。幾事宜慎。等因。一疏題。請封虜。但當待其自至。不當汲汲求之。今閱邸報。科臣趙興邦一本爲虜封未妥。成命久懸。謹陳捺縱之權以存國家大體事。內言素酋爭講家事。稽遲王封。一可慮。二言臣等因虜來遲。急爲請

求不無要挾二可慮終之以收回成命待其叩關
講求徐與原爵等因夫素酋之爭家事亦誠有之然
與王封無與臣等若聽要挾肯與加賞封事之成不
至今日皆可無慮也惟是卜酋受封之遲近于藐我
王章。虢爵示絕。此四十年來無此議論深足以尊
國體而折虜情。臣之所深服。求廟堂一發此言
而不可得也。中。外。但。知。以。封。爲。封。不。知。以。不。封。爲。封。
三鎮人情之怯懦。近于餒夫。四十年來夷虜之桀驁
甚于驕子。臣于虜使訶之斥之。不少假借。見者聞者。

無不以爲太剛。不知不折之以威。則不足以示恩。不
懼之以戰。則不可以成款。故臣于四月間。謹陳馭虜
機宜一疏。內言臣之守三鎮。不必專恃王封。臣之成
王封。不必專仗虜婦。正有見于虜情之積慢。不可不
障其狂瀾。將士之積弛。不可不作其銳氣。振刷自今。
方可爲百年長久之計。今五路諸酋內向者。皆已得
陞。素酋桀驁。阻封者。亦已革面。卜酋一孤雛耳。何能
爲。在今日請命而後歸。在近日聞命而報至。旣無要
挾之態。全無悖慢之詞。我一旦絕之。近于太甚。姑寬

位制諸部自元西漢上

其後卜酋率不能

以待之。不過三春之間。當有結局之日。且聞科臣褻
爵之言。必破其稽遲之膽。所助于今日之封事。其功
甚不小也。臣常言。國家馭虜。當爲漢之強。不當爲
宋之弱。在。今日。臣宜申論科臣之言。以懾虜志。而又
宣布。皇上之德。以收虜心。則威惠並行。而封局可
結矣。伏乞。皇上。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

夷酋求貢疏

北虜封貢

臣接邸報。見御史劉廷元一本。爲狡虜狂態。方張封
事。結局宜善乞。勅督臣速加經理。以終舊業。以赴

新命事大抵言卜石兔素囊明暗諸酋擁衆十餘萬部落四集要求百端而臣多方支吾宜亟講所以紓日前之患釋擔之地等因蓋因傳聞卜石兔糾集部落臨邊進貢臣離地方人心不無危懼故有此疏然臣之處此不爲無策請以虜之情形與愚臣操縱之計爲皇上言之去歲六月初九日虜王卜石兔受封禮成極其恭謹惟有所與素囊相爭家事祇候受封之後聽憑五路台吉會三大部諸夷與之剖分不意卜酋進馬謝恩之後五路台吉得病回

巢未幾物故虜中無人主事三酋家事相爭未決今春虜王卜石兔有書求臣代伊主張臣以五路台吉之弟宰生台吉者聰明知理恭順足使諭令糾集諸部責以大義前與二酋解紛素囊久不肯服蓋撻力克與虜婦三娘子存且大同得勝市賣馬一千餘匹山西水泉市賣馬一千餘匹虜王虜婦原是一家無分彼此及撻酋物故撻酋長子之子卜石兔例當受封素囊爲虜婦親孫止當受賞此酋狡黠多謀內恃虜婦之愛竊窺王位力阻卜酋不許受封自丁未至

辛亥。久持未決。及 皇上用臣總督素酋。方肯屈服。卜酋始得受封。虜婦雖與卜酋聚。應然。辛亥五月成婚。壬子六月物故。素酋亦未肯尊卜酋爲虜婦夫也。况夷狄之俗。父母身故。所遺家產。備與幼子。素襲曰。兩鎮千馬。是我祖母所遺。我應獨賣。卜酋曰。兩鎮千馬。乃我虜王之物。我應獨賣。彼此相爭。不肯相下。虜王曰。中國之令。每年進 貢一次。方許開市一次。爾旣獨專賣馬。我不進 貢。爾馬何時得賣。以此挾制素酋。欲分其馬。虜王又謂諸部曰。爾衆不與我斷。

家事我不進貢爾市亦不得開以此挾制諸部欲令
衆同處分多分其馬蓋虜王全恃中國之力以自
立非臣爲之糾集部落則部落亦不能齊素囊亦畏
中國之威以自歛非有中國爲之鈐束則素酋之
橫爲難制卜酋講封之初臣非樹素囊一枝爲疑兵
則卜酋之要挾將無厭是卜酋受封之後非臣能合
散諸部則素囊之阻梗將無已時蓋欲二酋外相合
以尊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心又使十二部外相
合以聽卜酋之約束內相率以感中國之恩威則

中國永享太平之福而絕無夷狄之禍。此臣之密機。未可以告人者也。八月間諸夷正會與素囊講處家事。一旦聞皇上用臣回部。卜素二酋與諸部夷人皇恐不安。相率謂曰。受了中國大恩。久未進

貢。軍門入朝。必曰。我不恭順。家事是小。進貢事大。且置家事莫講。約去進貢。及聞臣不候代。卽時入朝。又相率差夷五百餘人。入邊留臣。臣慰而遣之。許其來貢。而皇上嚴旨催促再三。閣臣方從。哲亦有書促臣。臣心口自語曰。臣速離地方。則稍拂

夷情欲候諸夷 貢到則久稽 明命臣召總兵王
威屬之曰虜王求 貢我欲入 朝將如之何王威
對曰九邊事大、大同事小、虜王之貢自有舊章、事非
難處、威當任之、臣又謂中軍官戴延春曰、今 嚴命
催督甚急、虜貢何以待之、戴延春對曰、授職方畧無
不遵行、臣再語二臣曰、依計而行、臨期有事、再與大
同撫臣石崑玉商確而行、表貢之式、進貢諸部、例有
陸賞、應告署事、宣府撫臣汪道亨計議而行、臣至兵
部、從中調度、隨機應變、更復何憂、臣始於本月十八

日自陽和起程。次日行至蔚州。接見臺臣之疏。欲臣速加經理。經理二字。自是名言。惟速之一字。則未可欲也。何也。夷狄何我鼻息。聽其自來。則彼輕而我重。我求於彼。則彼重而我輕。貢者以下貢上之詞。有求於彼。則體褻。無求於彼。而彼自來。則體尊。方今三鎮虜情。尊皇上如天畏。中國如虎。自臣入鎮以來。四年之間。敢有一夷生事者乎。無論生事。去年臣授封之時。比妓素囊羞。夷來稟曰。往年頒封中國兵馬守邊。今年頒封台吉差人守邊。臣慰而許。

之自山西至大同沿邊未嘗多費兵馬未嘗多費沿

一討時部司馬率兵臨邊

邊糧料此萬耳萬目所共見聞臣敢飾說此亦可以
明夷人之不敢不恭順也臣今入朝若以後禍遺
地方若以難事遺後人皇上舉以問臣臣將何辭
以對况臣叨執兵柄夷雖犬羊頗知利害臣有以知
卜素諸酋之不敢也臣向來矢心爲國家幹實事
嫌於自伐今爲臺臣之言不得不述其顛末如此以
安內外之心臣心實耻之至於臣之進止惟皇上
之命臣不敢專矣

料理馭虜疏

北虜封貢

臣惟虜之難馭也。自古已然矣。然在中國之自處也。其國勢欲強。其馭虜也。其見機欲審。其應機欲當。非可以嘗試而漫爲之也。北虜自俺答至今受封已四世矣。然自捨力克以前。其授封頗易。自捨力克以後。其定封甚難。何也。俺答之受封也。以孽孫之在中國也。黃台吉捨力克之受封也。以虜婦之中主也。虜婦聰慧善謀。兵權在手。上佐虜王。下撫諸部。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當時所難者。只在虜婦之不肯許。

媿，虜婦許婚則封事指顧定矣。然捨首之封不可謂易。中外所知也。其難於始而易於終者。以虜婦效順。中國受封之後。修貢開市。循例而行。不復爭也。此所以易也。若卜首之封也。自丁未至辛亥。虜婦不肯許婚。素囊阻梗無已。所以然者。素囊欲篡虜王之位。因以擅市賞之利。虜婦不能制也。卜首欲襲虜王之位。又欲專虜王之利。素囊不肯分也。辛亥卜首雖與忠順成婚。而兵馬向在素囊之手。中國亡命。如中行說者。千百成群。咸歸素囊。卽虜婦未故。卜首

徒擁虛名，不能有所主張。虜婦旣故，卜酋雖受王封，而與素囊爭分家財，久不相讓。今虜中主事無人，尤慎老矣，無能爲也。五路故矣，不可復作也。五路之弟打賴宰生台吉者，雖頗聰明知理，恭順堪使。然夷狄之俗，父母故後，所遺家產，原歸幼子。素囊執此之例，宰生台吉亦無如之何。卜酋必以襲封之故，定欲盡得虜王之賞。素囊必不肯讓。虜王必不肯止。臣欲代虜分家，豈國體哉。卜酋去歲受封之後，十二月曾遣二弟班兒慢台吉、他兒泥台吉，挾持弓矢撒袋，前

來進貢。行至素囊地方，又爲素囊遮留，曰：家事未
妥，如何進貢？卜酋二弟又復回巢，此素酋阻貢之
情，大同全鎮所共知也。今十月間，聞臣奉旨回部，
素囊頗分與卜酋馬二百匹，求伊進貢。卜酋嫌少，必
求多得，此虜王挾素囊之情也。臣雖屢差通使責以
大義，卜酋終以家事未妥，欲借中國之力，以挾分
素囊之馬，故遲遲其來，爲挾素囊，非敢侮中國也。
臣之處此，但行令臨邊將吏姑停大市，必待貢到
而後開。素酋欲開大市，必當與卜酋分家。素酋與卜

酋分家則卜酋之貢自入。機之在我。止於如此。至於能止大市而虜不敢爭。只有簡將練兵。謹守封疆。使虜不敢狎。貢之遲早。皆所不論。虜之家事定。則我之大市開。此不求虜而致虜之道也。若定以期限。求其速至。則虜窺我有求彼之意。反啓其要挾之心。科臣姚若水所謂修其在我。已有常勝。遲則責之。逆則劓之。皆爲定論。愚臣今日所行。正惟修我邊備。聽其自至。有合於科臣之言。至於愚臣奉 命催促。至嚴方敢啓行。使當時署印有人。臣亦必當以完 貢上

請不使地方驚疑以致紛紛如今日也臣今奉 旨

處置貢事謹已悉心料理以求上副 聖心但事完

其後涂公卒不得正中樞之位

遲早不可知所有兵部尚書臣必不能赴任伏乞

皇上別簡名德大臣以充茲選使臣一意邊事以候
新督臣之來庶臣之罪過可追而分義亦安矣

大計紓國伐謀疏

北虜封貢

臣惟 中國之馭虜貴有長策而人臣之謀 國貴
有遠思惜一時之小費而不足以奠生民之安固謂
不仁泥相沿之舊規而不足以權 國家之利亦謂

不智此 國計夷情兩者皆重而不可不熟思以權
之者也臣奉 命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去年六月初
九日奉 勅授封卜石兔爲順義王八月初八日卜
石兔 貢馬九匹謝 恩臣會同撫臣石崑玉具疏
恭 進九月十四日禮部題發順義王卜石兔 欽
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襲綵段十五表裏伊妻
大紅五綵紵絲衣一套綵段四表裏十一月初八日
臣軍門塘官鎮撫戴雲程齋送至邊臣已行邊將宣
諭 頒發訖是封貢一事完局久矣惟是年例貢市

卜石兔因與素囊相爭家事久未來進臣亦聽其自來未敢急爲催促者蓋亦謀國一念亦衷未敢明以告人者也請爲皇上言之查得虜王并各枝酋首每年貢馬五百匹內選進上馬三十匹留邊給軍騎操馬四百七十匹虜王應給欽賞綵段三十表裏虜婦應給綵段八表裏素囊應給綵段一十二表裏其虜官虜婦番僧夷使共一千三百六十八員名口或有人表裏者或有四表裏者或有三表裏者或有二表裏者仍各有衣一套卽一年之賞爲數

不可勝計。若以五年積算。內府爲之一空。而大同
每年馬價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兩。自三十八年至
今五年。應該馬價五十萬兩。撫賞十一萬兩。山西每
年馬價四萬兩。撫賞一萬四千兩。自三十八年至今
五年。應該馬價二十萬兩。撫賞七萬兩。若使虜王不
爲爭家。一時補貢齊到。則帑藏爲之一空。凡此皆
臣所深惜。不甘輕棄。以飽豺狼之喙者也。夫中國
之封虜王。非真責以諸侯之禮。使之朝貢以時。以
藩屏王室也。不過藉此爲羈縻之計。使之不犯邊

不爲盜則已矣。其市馬也。非真得其馳驅之力。不過藉此交易。以少給其衣食之資。使之不犯邊。不爲盜則已矣。若使虜不犯邊。不爲盜。而又不進貢。使快論可省煩說中國不費。欽賞不費。馬價不費。撫賞此從來所無之事。豈今日所易得哉。虜王苟明於計。使受封之後。卽時進貢。與素囊合而求。中國數年之賞。中國固無詞以拒之。今爲家事相爭。少稽貢期。然何嘗一日忘中國之利。中國倘急欲其來。則是以利輸虜。而又欲其早得之在。中國未爲得計也。臣

奉命完貢。豈敢復言。但封王之貢。既已久完。而年
 例之貢。所費不貲。此國家大計。不敢不一闡明。以
 祈皇上之洞鑒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
 果臣言不謬。或於虜貢之來。姑待其自至。不必限以
 時日。以啓其要挾之心。或聽其陸續漸補。不必責以
 盡來。以罄中外帑藏之積。則於國體未爲失。而
 國計或少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一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志慶與特參閱

周中丞奏疏

疏

周孔教

東封誤國亟賜議處疏

議處東封

臣聞古之良將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隗
蓄之可圖決机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乃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爲著龜。出望倭奴之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噫。愚亦甚矣。況臣細玩楊方亨之揭詞。猶然騎墻。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爲之變哉。試觀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況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子子

干旌節敝旄落關白之機閱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頭忙著祖生鞭又曰還國好縫皮眼鼻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爲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命爲外國姍笑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天威一震中外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時見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爲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

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
濶視、苟若無人、竟不陛謝、又爲陳三日之市、飽其欲
而去、乃我堂堂天使、啣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
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鍔橫艸、
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
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袂
而起、爲死者一洗、陳湯念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
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耻、威鎮百蠻、今以天朝
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者危也。惟有

議守爲今日第一。喫緊勝算何也。臣聞議封之始業

倭不欲封而欲者其情極其即倭國の

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

の與の朝の懸の人の無し不の云の然の當の時の上の兵の者との不の放の担の當の市の事の

在空名明甚。吾靳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

の欲を以つて一の封を了の爲の定の不能也

以石棗啼。必不正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

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

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

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

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卽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爲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神京震。或謂朝鮮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亟選。慣戰廉勇。驍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令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

然朝鮮若我將吏甚於苦倭

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兵。當以半月爲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便當譬猶石田。弃若雞肋。扼喉鳴綠之江。負隅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倘或長颺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艸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

合響應。根本動搖。關係非小。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速如覆手。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迷不悟。剛愎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敝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誤國。噬臍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師由廟廊處分已定。河北之廩。唐令在廟算處置得宜。故封事敗壞。星固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盡。鄴瓊之叛。張浚見上引咎曰。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聞東事之始。

志臯不惟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
敗迺公事。先是臺臣郭實上疏力爭不可，語侵志臯，
乃志臯切齒恨之。至今貶逐而去，側聞彼時刑部侍
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臯怫然不
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耶，不驗耶？志臯又將誰
諉耶？夫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臯獨曰可用，東
倭通國皆曰不可封，志臯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臆
石星，爲此禍階，實爲戎首，是志臯誤國之罪，不在石
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鳴漏盡，夜行宜息，若

志舉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訐闕庭之戀內深
子孫之憂牽力衰朽醜顏就列鮮廉寡耻其如禮何
禮七十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
糾正釋此不問安問狐狸激貪夙競宜從隗始臣聞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
臯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
用之臣以誤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
可再誤卽皇上不忍加罪令無勒令二臣致仕別
選道德弘備邊情諳練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

隙惟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爲急故不避嫌怨冒昧
上陳伏祈 皇上留神省察社稷幸甚。

邪謀誤國乞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昭察邪謀

臣以愚戇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
爲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下每每懷欺面
謾 皇上 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卽今倭
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鬪近在藩垣之外而往
往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爲邪說沮誤大誅黨

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異日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役，爲勞敝中國，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思。思敬以爲今日之興兵動衆，爲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爲煩費乎？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力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

卽不救朝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爲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儀後預報於萬曆十九年。今其揭具在。言一一驗也。揭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卽今往救。已爲後時。倭飽我飢。我勞倭逸。勝負之數。尚未可知。况

派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
總督邢玠、如坐滿舟、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思敬之、
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
楊鎬、麻貴、於危地而弃之、卽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陷
沒可知也、思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誤國也、如
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衆、非救朝鮮、所以自救也、
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敬弃朝鮮之說、彼
所謂省也、不知弃朝鮮、則與倭爲鄰、東當守遼東矣、
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

突。又折而南則當守淮揚矣。此諸處。必仰朝鮮無恙。未嘗不陽。又當守

倭也。

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僥倖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敵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敵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敵若乘其未敝。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倭。敵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

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爲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爲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敬之闇於計也。大凡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則當計費若閔係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且爲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輪陸運。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於倭否。朝鮮折入

於倭能保倭不入犯否，倭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救而中弃之能保楊鎬麻貴全軍生還否，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焉，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都人臣爲國家計利害，當平、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咸言思敬此疏爲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於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錢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制床之計不可忽，伏乞敕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

意以防倭爲務。至於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明職掌

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

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馬政。職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

庫之銀。即外廩之馬也。無事折而爲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爲例。後卒以爲例。始猶兵部支請爲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爲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借同金故空乏沙殆盡。今僅存二。自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

萬曆中三大火年

借同金故空乏沙

保其家、且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况以
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
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
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
米百餘萬、不爲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况本寺僅
存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
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神京何地、今日何
時、帑竭馬乏、何以爲國、或曰、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
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

保手本已准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夫段自府織銀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價之事中多不妥實爲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担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議相持之中求爲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爲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

段之精否。解進之收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有司不與焉。誠爲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照應天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專救督理。權當總攬。卽

孫隆督造州國然共所爲尚在情理內段來者茲

如內臣孫隆亦奉專

救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

甚矣

造工完。令机戶赴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良規可循。各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扛解。須酌議成數。務從寬恤。庶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若夫應天府坐派急段五千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

萬八千九百八十餘兩，後因魯保議增羨餘，計無所出，欲議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撥庫藏，隨處懸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來，應合具題，伏乞敕下工部覆議上請，俯將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價杠鋪墊等銀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營虞都三司料價銀，奏解該監給織起解，倘有贏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歲

造段疋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保。一切秤收。惟以工部法馬爲準。段成解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及有司。如不解銀赴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務從體恤。嚴禁叅隨勒指。以甦民困。庶上供不悞。下民獲安。所以昭節儉而溥皇仁者。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周中丞疏

便民疏

古

平露堂